

油盐柴米最人生

《川子日记(续集)》序

胡淮伟



《川子日记》封面

书看报上网,但他显然还有更多的关注和挂牵,如在《气象异变》一节中,虽多描写的是刮风下雨等气候的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反常,但更多的是感叹雨势使人担忧,将会出现大的水患,百姓苦矣等。勤于观察,精于预测,诚于悯农,家国情怀溢于字里行间。这种情怀是襟期与韶华的结合,是无渝和不负的升华,是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生动注脚。

其二,激情为怀。工作激情是一种热情洋溢、积极向上、充满朝气的情感,是对工作的热忱、执着和忘我投入的状态。在工作、生活中,一个人充满激情,就会释放出无穷的潜力,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正如先生自己所述,日记是从当时的心之所令出发而笔,即心灵与笔触要忠于当时实际发生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、思悟的实际情形。先生曾服役15年,还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,军人的血性和气质塑造了他特有的禀赋和作风,让他不管是在岗还是退位,都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志趣和充沛的激情。

老牛自知夕阳晚,不用扬鞭自奋蹄。退休后,先生在勤耕日记的同时,还担任了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、市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,主编主审《永康红色故事》《永康老区新貌》《永康春秋》等书籍杂志,可谓奔波四处,马不停蹄。其日记中的记载,不仅是生活的延展,情趣的发散,更是在亲情、友情、乡情、风情前的抒情和畅想。

其三,文笔纵横。先生任过两个文化部门主官,这在永康是不多见的,工作和爱好的结合为他的文学创作可谓插上坚硬的翅膀。仅以诗词来看,先生在青年时代即非常喜爱,退休后积极参加退休干部诗词培训班学习,从格律诗词写作的门外汉到比较快跨进门,且一经入道即一发不可收拾。从自我研习到山川游历,从诗友交流到诗坛论道,短短数年即收获颇丰,足

见其文笔扎实,悟性很高。一如先生在《寄情山水》卷中所言:陶醉在山水之间,就会触动心灵,萌生出许许多多的感受,或怀古,或忆史,或缅怀,或壮怀。日记和诗词无疑是襟怀最好的诠释和承载。如登黄茅尖所写:傲立龙泉江浙峰,黄茅千九刺苍穹。这些诗句,宛如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珍珠镶嵌进书卷中,给全书平添靓丽的色彩。

其四,思想感悟。一部成功的著述,离不开哲理逻辑的连接和撑起,日记亦然。先生对此显然驾轻就熟,充满哲思的慨然信手拈来,这也许与他的人生履历和思考探索密切相关。如他在对《永康旧城风物》的评论中写到:要打动读者,最紧要的不是在文章中堆砌了多少华丽动听的词句,而是从你自己的心中流出的真切情感、平实朴素的语言、流畅的文字、富有哲理的思辨与语境。

一卷人生的礼赞,一首生活的颂歌,一个来自丽州大地的印记,一幅跨越时空的真实影像在先生的笔下留存了下来,它让我们在品读乡愁和生活琐事的同时,更加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凉和喜怒哀乐,从而引发我们更多地去探究人生存在的价值,领悟更深层的哲理,激发更多的智慧和创造。

其五,自律自励。写日记,偶尔为之容易,写一段时间也不难,难就难在年复一年的坚持不懈。现实生活中,能坚持写日记的恐已为数不多。记得我在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期间,曾负责过全市乡镇干部以“串百家门,知百家情,解百家难,暖百家心”为主题的管理办法,此事虽已成为过往,但仍记忆犹新,更多的感触是坚持不易。此番看到先生厚厚的日记文稿,顿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,可想而知,若不能自律自励、坚持不懈,是断不可能取得如此丰厚的收获的。抹不去的故乡情怀,兴来即就的创作激情,虽跨越数十年仍热情不减,自强不息,着实让人钦佩有加。

羁旅百年客,忧怀一世情。生活是一条流淌的河,日记是一朵朵激湍的浪花。日升月落,花开花谢,晶莹是春秋的馈赠,澄澈是沧桑的洗礼,川流是自然的羁旅,不息是生命的解码。生活有昨天,有今天,更有明天,日记是昨天的记忆,是今天的凝结,更是明天的期许。愿先生笔耕不辍,矢志不渝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在家长里短中品味日子的香馨,在塞北江南间抒写大地的旷达,在风霜雨雪中燃烧岁月的绚丽,在柴米油盐中绽放生命的光华。一如既往,沿着自己的创作之路踔厉前行,写出特质,写出精神,写出华彩,写出超然,直到永远。是为序。

庸者

(小说)
鲁承

我入编上班后,单位给我安排了一间两人的办公室。和我同办公室的一位长者与我同姓,因他年纪比我大二十多岁,所以我叫他老咏,年轻的我就是小咏了。

有一次,外面电话打进来,要找老咏问点事,我将电话给老咏。老咏嗯嗯了几下说:我已不再管事了,你找小咏吧。于是,我接过电话,对方依旧老咏老咏地叫着,然后说着事。我只得委婉地解释说自己是小咏而不是老咏,不了解内情。对方以为我是戏弄他,就直接向单位领导反映。老咏和我先后被领导找去谈话。老咏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可我是个职场新手,哪经得起领导狂风暴雨般的批评,心里难受得不行。此事之后,我和老咏之间的关系便有些不尴不尬了。

老咏毕竟是我的前辈,我还得对他尊重有加,遇到不明白的事,想就近向他请教。可老咏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,只是叫我去问科长。这让我很是摸不着头脑。后来,我听说有一次上级来检查科里的工作,发现老咏的电脑里的相关信息还是三个月前的,单位内网的动态也长期没有打开阅读。单位领导气得不行。在后来的双聘中,老咏理所当然地从中层的位置上落聘,成为一般干部。

老咏落聘后,大家也看不出他的心理变化,只见他每天还是按时上下班,别的工作,什么也不做了。他每天八点到单位,吃过早餐后,手里握着保温杯,里面泡着枸杞,一天就一小撮,泡完后还将枸杞一颗一颗放进嘴里嚼碎咽下。中午去食堂吃饭,他只挑那些既不油腻又能增加能量的菜,米饭则装得屈指可数。这就不会增加太多的卡路里,且对身材的保持有裨益。他吃饭不慌不忙,吃完了也不急着走。有同事路过打招呼,他点点头,笑一下,嘴不动。现在,他每天到办公室就干三件事:打开电脑、泡茶、练书法。科长偶尔喊他去开会,他去了就坐最边上,只是低头看茶杯的枸杞在一上一下地浮动。

季度底、年中和年末,我们科里几个年轻人都在加班,忙得脚不沾地,跟打仗似的。他看着也不掺和。科里的人向他请教时,他便说:你们年轻人脑子活,我这老脑筋跟不上了。我也明白,其实,他脑子清楚着,只是不愿说罢了。有一次,有人问他:你咋不申请退休啊?他头也没抬,说:还早,要干到63岁呢。

单位里有人说他的闲话,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,他也不辩驳。有一次,科长找他,想让他帮着做点工作。他点头答应了。可过了几天,科长见他答应的事根本没动,只得安排我去做。

再过十几、二十几年,我也就到了老咏这个年纪,到那时,我会不会也像老咏这般,甘于平庸,整日无所事事呢?想到这里,我不禁心头一颤,忍不住要落下泪来。

龙人街

(闪小说)
红墨

将军小时候时常看见大胡子沿小街乞讨。乞丐衣履破烂,垢面脏足,唯独那部大胡子清清爽爽,纹丝不乱;他的手里总离不开那把特制的木梳子,梳子的柄窄条条的,像匕首,木梳子从不梳头上那蓬乱糟糟的荒草,只梳那部大胡子。

大胡子先下跪,再向人擎着那口破碗。将军从没见过有谁在那口破碗

里扔过哪怕一枚铜钱,都是些填肚子的东西。大胡子接到吃的,跪拜,再进食。将军还亲手摸过他的膝盖,长着一叠脏兮兮、皱巴巴、硬邦邦的像轮胎一样的皮。

小街上突然出现了头盔上挂着两块尿片的鬼子兵。几个鬼子兵招呼着大胡子过来,其中一个尿片手里举着一个热腾腾的馒头。

乞丐跪下给你。
大胡子直挺挺站着,不跪。
尿片又捧着几个银子,嬉笑着说:跪下,全给你。

大胡子直挺挺站着,不跪。
尿片的刺刀突然刺向大胡子的膝盖。

大胡子单膝跪地,同时木梳柄已没入尿片的胸口。尿片狼嚎一声,

蜷缩地上,抽搐,气绝。

几把刺刀捅进大胡子的后背。
大胡子单膝跪地,身躯不倒。

将军站在临街二楼的小窗下,小拳头攥出了汗。

小街上的人都不知道大胡子是哪人,叫什么名字,只知道他是个聋人。

将军回归故里。小街正名曰:龙人街。